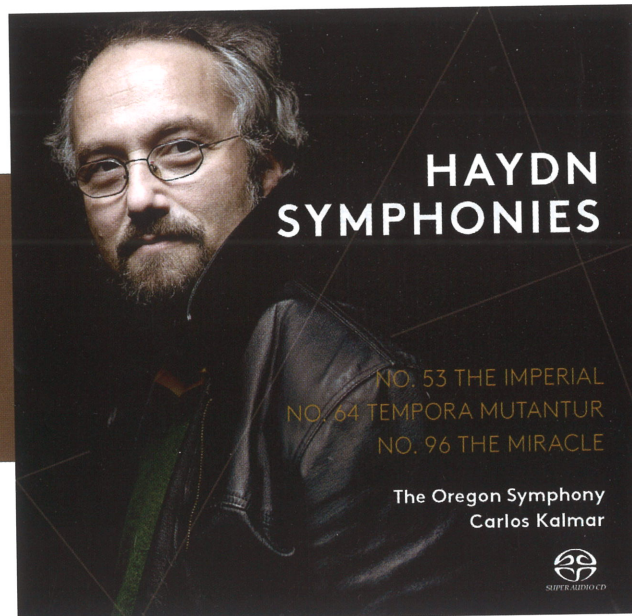


PENTATONE

三張SA-CD

文：馮春木



生於烏拉圭的指揮家卡爾馬（Carlos Kalmar），父母都是奧地利人。由於顯露天才，其父母決定遷返故國，讓兒子得到一流的學習機會。十五歲時考入維也納音樂學院，導師是Karl Österreichischer。1984年，Carlos在維也納的漢斯·斯沃羅夫斯基比賽中獲得一等獎。自2003年以來，他一直是俄勒岡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。

這張碟他領導俄勒岡交響演奏海頓的三首「有名字」交響曲：No.53 'Imperial'，No.64 'Tempora Mutantur' 及No.96 'Miracle'。

No.53是海頓在世時給演奏得次數最多的交響曲，很陽光的一首作品。名字由來，可能是一次國事訪問御前演出。第二樂章的主題與變奏是一項特色。另一是作曲家給它寫了兩個終樂章，卡爾馬選奏的一個，是由權威海頓學者H.C. Robbins Landon編的、有長笛與定音鼓的。

'Tempora Mutantur' 的來源，有說是引自與莎翁同期人物John Owen的警句（譯成中文就是「時代改變，我們也跟着變。怎樣？當時代變差，我們也是跟着。」）；簡稱「時代改變」。名稱由來其中一個講法，是第二樂章Largo作曲家彷彿思緒中斷了，到重新開始，忽然變成另一個完全無關的樂念；連tonality也變了。

學者Elaine Zisman卻有另一說法。她指出，無論是'Tempora Mutantur' 抑或Largo樂章，都是指《王子復仇記》（Hamlet）裏那常被引用的那句：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– O cursed spite,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！

Zisman：「海頓設計的開始和停止，模糊了聽眾對節奏和音量清晰的期望。時間確實不合。」

海頓曾為主子寫過一些戲劇插樂，包括翻譯成德文的莎士比亞。Zisman說，Largo有可能是當時海頓給《王子復仇記》寫的音樂，後來把它轉移到交響曲上，成為了No.64之第二樂章。

兩首Esterhazy years交響曲之後是「奇蹟」。這不用介紹吧？

演奏與錄音如果不是完美，也庶近了。（PTC 5186612）